

蔡皋捧回
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2026.08.10 星期一
编辑:李哲 美编:张丽

潇湘晨报·晨视频记者刘建勇 黄上润 周诗浩 报道

北京时间8月8日,蔡皋在加拿大接过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的奖章,聚光灯打在这位走向世界舞台的艺术家身上。

而我们,却选择逆着她远行的方向回望——看她如何将一路所遇的人与事,悉数画成了桃花源。

步马山皋,邸车方林

那一刻,世界看到了她的桃花源

▼在株洲县第五中学教美术的蔡皋。

“年轻的知识分子”

3日上午,长沙高桥。

湖南美术出版社的大院里,蔡皋家的客厅空着。往日,她几乎日日坐在这里画画。这一天,她已在儿女陪伴下,飞越重洋。

午后微倦,老伴萧沛苍如常起身,走进出版社八楼的工作室。门被记者敲开时,他稍感意外,但仍侧身将这几位不速之客让进屋内。画室有些凌乱,满目是画。一方约一米五长的画布静静地摊着,颜料散落一旁,空气里浮动着松节油淡淡的气味。

问起与蔡皋相识的年份,萧沛苍仰头笑起来:“我都忘记是哪一年了,哈哈。”

他只记得,那是蔡皋被分配到株洲县文化馆之后的事。

“那个时候,她主要是画宣传画。”

当年,蔡皋笔下的领袖像,被各公社敲锣打鼓地迎接回去。锣鼓声中,在县委宣传部幻灯创作组工作的萧沛苍,记住了这个画宣传画的姑娘。

“年轻的女知识分子。”这是他对蔡皋的第一印象。停顿片刻,他又补了一句:“画画的感觉,特别好。”

萧沛苍是湖南师范学院美术系的科班出身,看画自有其眼光。蔡皋画的画,用的是水粉——一种湿时鲜亮、干后容易发灰的颜料,极难把控。他回忆:“画的时候看起来很正,干了以后效果就会变。但她能把握住,能预测到干了以后它会有什么效果。”萧沛苍语气很淡,欣赏却犹有余温。

两个人的命运,就在那样的岁月里,悄然走近。

只是此后不久,一纸调令,将蔡皋派往了偏远的太湖公社(今太湖村)太湖小学任教。从县城到乡野,命运在这里,轻轻地拐了一个弯。

许多年后,当人们站在蔡皋的画前,看她笔下那些丰饶、天真、充满生命力的画面,或许不曾细想——绚烂美丽的桃花源的颜色里,藏着这样一段被“放逐”的岁月,藏着一段于人生低洼处悄然种下的善与美。

▼1967年,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,蔡皋(前排左一)和同学的合影。



蔡皋六姐妹和她们的父母。组图/受访者提供



1971年,初做母亲的蔡皋。



蔡皋(左)和同事在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。

凄楚旅人走进了“桃花源”

太湖村并没有湖。

“太”是方言里“大”的谐音,之所以叫太湖,是因为山与山之间的谷地如绿浪翻滚,其状若湖。

从禄口去太湖,蔡皋要先坐火车到淦田。那是京广线上一个极小的站,每天只有一趟慢车经停。下了火车,还要步行二十多里土路。

“回头一望,两头都是路,望都望不到岸,眼泪水就扑搭扑搭乱掉。”多年后,回忆起初路上的那条土路,蔡皋的语气里已带着笑意。但彼时彼刻,一个年轻女子独自走在望不到头的路上,心里是飘摇逆旅人的凄楚。这凄楚,她鲜与人道。

可紧接着,她说出了另一番话:“我到乡下去的那一年,感觉两边的山就是在欢迎我,在亲我,草木虫鱼在亲我。”

蔡皋的释然,来得很快。当去太湖的大路换成小路,当青山一路相迎,把她引到一座古寺改成的学校,她眼里的泪水不见了踪影。

如今,太湖小学已更名为龙门中学,古寺教室荡然无存。当年常被蔡皋拉到办公室“受教”的捣蛋学生谢党荣,几十年后印象最深的还是她的笑——“爱笑,从来没有见她发过火。”

蔡皋在太湖教了六年书。那六年,先生萧沛苍一直在禄口工作,一家人聚少离多。在旁人看来,那该是最苦的六年,但在蔡皋自己心里,那是桃花源。

“春天映山红开的时候,我窗口边总有映

山红插着,有时会有一碗乌泡子,还有桑葚、鬼瓜子一类。”

这是学生带给她的。

“做家访,冬天进屋就请老师吃热茶。”

这是她记忆中的家长。

在代表作《桃花源的故事》里,蔡皋描绘了大量农人劳作的画面,皆源自在太湖的经历。“比如农人作田要上肥,春天来了,积的肥要到田里散开。”萧沛苍见过她和村民一起上肥,彼时积肥多为人畜粪,辛苦自不待言,蔡皋却不抗拒。她从内心深处认定:这样的场景,很美。

时隔多年,当我们试图寻出一条她之所以成为今日蔡皋的路径,从回忆里翻涌而出的,竟不是苦难,而是这些散落在岁月里的细碎温暖。

“唉,也苦,那个时候。”时隔五十多年,三妹蔡山轻叹。

蔡山去过太湖。蔡皋生下萧翱子后,丈夫工作脱不开身,她既要上课,又要和社员下地干活。蔡山便和二姐去帮忙带孩子。到了晚上,三姐妹和一个婴儿挤在一张床上。即使这样的日子里,蔡皋仍会找时间画画。“反正她没影响,我们带着孩子,她画她的画。”

她画当时的英模刘秀英、戴碧蓉,也画她的学生。去太湖探望时,萧沛苍见过她画学生的样子,而学生们记得的是另一件事:当年光荣榜上那些“照片”,是蔡老师一笔一笔画出来的。

蔡皋曾多次说,无论当工人、做老师还是做编辑,她都要画画。她最喜欢画画。

留在门板上的那幅木炭画

蔡皋笃信外婆的话:“三岁看大。”回望一生,她确信一切早在童年便已定型。

1946年出生的蔡皋,有着一个滋养了一生的童年。彼时世事飘摇,外婆、父亲、母亲却为她围出了一方天地——一边干活一边唱童谣的外婆,做着会计却热爱文学的母亲,还有毕业于西南联大、曾给美国援华飞虎队做过翻译、胸襟宽阔、热爱运动的父亲。

而妹妹蔡山讲的两则故事,让“让天真任天真,让梦想任梦想”这句话,变得具体可触。

第一则故事,是关于一扇门板。蔡皋从小爱画画,家里墙壁门板全是她的木炭涂鸦,连邻居家门背后也被“相中”了。小孩子随手画的能有多好看?邻居却既没恼也没擦。蔡皋随家人搬走很久之后再去看,那些涂鸦还安然留在门上。

另外一则故事,是关于一座“舞台”。小时候蔡皋看完戏,翻出毛巾、床单甚至父亲的公文包,把妹妹们打扮成戏中人物。母亲的陪嫁箱子、绷子床都成了舞台。她们踩坏了箱子和床,父母竟没说过一句重话。

这些从童年深扎于心的善意与美意,并未在日后的风雨中褪色,反而在岁月的磋磨中,沉淀得愈发温润、丰厚。

多年后,儿子萧睿子整理母亲蔡皋年轻时的手记合集,一则记录让他读来既温暖又伤感。彼时萧睿子上高中,放学回家总喜欢一路唱歌。蔡皋写道:“功课两门没及格也不能影响他的好心情,他进屋带回一种很香甜的气味,阳光的芬芳、风的芬芳、雨的芬芳、绿色植物在阳光下的芬芳。”

萧睿子伤感又好奇:伤感是觉得那样的年月已经一去不返了,好奇的是母亲明知他两门不及格,还有心哼着歌回家,为什么竟一个字也没有责怪?

他想要的答案,其实在母亲童年那扇不曾被擦掉涂鸦的门板上,在那座踩坏了也无人追究的“舞台”上,早就写好了。

画家杨福音是蔡皋和萧沛苍共同的老友,在他记忆里,蔡皋始终是一副年轻学生的模样。“她这个人,既不是老大姐也不是老大妈的形象,更不是奶奶和外婆的形象,她始终给你的感觉是一个年轻学生。这是她的好处。”

在美术界,做低幼绘本的人,是容易被忽略的。但杨福音说:“蔡皋的爱好和绘画特点,恰好适合搞出版,她找到了她的适合,才华找到了表达的地方,这是一种天意。”

而这份“天意”,似乎贯穿了蔡皋一生。



太湖小学。萧沛苍油画作品。

她还说起:“我是根据趣味走的。如果生活曲折一点,做工人我也是工人艺术家,做老师也是老师出身的艺术家,做编辑还是艺术家。”

去加拿大领奖前,聊及人生设定这个话题时,她坦言,她从未设定要当什么角色,是自己的人生态度和艺术审美,成就了今时今日的蔡皋。

“人是社会的人,在你没有选择之前,众多的社会关系已经把你确定了。最大的自由是精神的无碍,庄子那样的自由,他已经化了蝶了,飞了,走了,你都不知道。”

这是蔡皋自己说的话。



▲蔡皋的外婆。

尾声

从乡村教师到出版社编辑,从门板后拿木炭乱画的小女孩到荣膺国际大奖的绘本大师,蔡皋一路走来,并非没有风雨,只是那些困苦落到她纸上,经她手底轻轻一过,便化作了满纸的生意、满眼的天真。

蔡皋笔下桃花源真正的人口,或许从来不在某个远方——它藏在很久以前,一扇不曾被擦洗的门板后面,藏在那座踩坏了也无妨的“舞台”之上,藏在与蔡皋一起同行编辑的书稿里。而这一切的起点,或许可以追溯得更远——

一个五岁的小女孩,踮着脚,用木炭在门板上歪歪斜斜地涂鸦。邻居路过,没有擦掉它,父母看见,没有责备她。

那个小小的、被完整接纳的世界,多年以后,从湘江之滨一路蔓延到渥太华的聚光灯下,终于长成了一座桃花源。

东方皋地,桃源在此。

当乡土遇见“安徒生” 一场被时代托举的相逢

潇湘晨报·晨视频记者黄上润

当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的奖章被蔡皋捧起,一份属于东方乡土的时代答卷终获认可。

领奖台上,蔡皋声音微颤,台下掌声经久不息。掌声不仅是给个人的,也是给一种审美、一个时代的——中国美学穿过沉默与距离,终于站上了它该站的位置。

换言之,从乡土里长出来的故事,终于被世界看见了!而这也回答了另一个向度的问题,为什么会是蔡皋?为什么会是现在?

就直观而言,蔡皋的作品深植于中国的乡土与传统,是这片土地给了她创作的底气。

蔡皋热爱土地、热爱农耕文明。她曾经反问:“为什么农耕文明就代表落后?我不明白……”她还曾说:“一个人不能忘根,我没根我这个苗没法长。我是属于这块地的,我是黄皮肤的,黑眼睛、黑头发的中国人。”

所以,在绘本《桃花源的故事》里,蔡皋赋予了自己的社会理想与审美追求。陶渊明描述的那个秘境,被蔡皋画成了全世界孩子都能进入的童话。这也是蔡皋画笔最动人的地方——那份源自中国乡土的自然、拙朴,无需修饰,自有感动国际安徒生奖评委的力量。

因为中国故事,本身就很美。而更深层次的原因,或来自更大的时代背景。

蔡皋笔下的美已存在数千年。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那些拥有中国乡土底色、农耕温度和传统基因的创作,并非总能站上国际舞台。所以,才会有蔡皋获奖后说的那句感言:“这份荣誉不只属于我,属于所有坚守创作的中国人。”

蔡皋获奖的此刻,也是中国文化走向“被看见”“被需要”的这一刻——从每年超万种中文图书版权输出到微短剧海外市场持续增长,从春节成为多国法定假日到文创潮玩风靡欧美,从电影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到游戏《黑神话:悟空》……“中国文化”正在进入全球主流视野。而蔡皋的画笔,恰好与这股浪潮同频。

蔡皋曾感言:“我们要让世界知道,中国人爱美,中国人优雅!”

这话说到了点子上:文化软实力的底气,根植于国家稳步提升的综合硬实力。蔡皋获国际安徒生奖,可以视为中国文化在当今世界的鲜活“切片”——蔡皋的灵感来源于千年文脉沉淀,但她的笔触又是自由、开放且包容的,立足于传统却不守旧,以和平、生命、亲情等人类共同情感搭建对话桥梁。正如当下文化出海图景,国产剧集、国风动画、非遗文创……跳出一单一输出思维,兼容多元审美,主动平等交流,不迎合、不狭隘,舒展奔放地表达着当代中国的文化气质与美学品味。

蔡皋画了一辈子中国之美,而时代也终于走到了世界读懂中国美学的这一时刻。

一切恰到好处,一切顺理成章!